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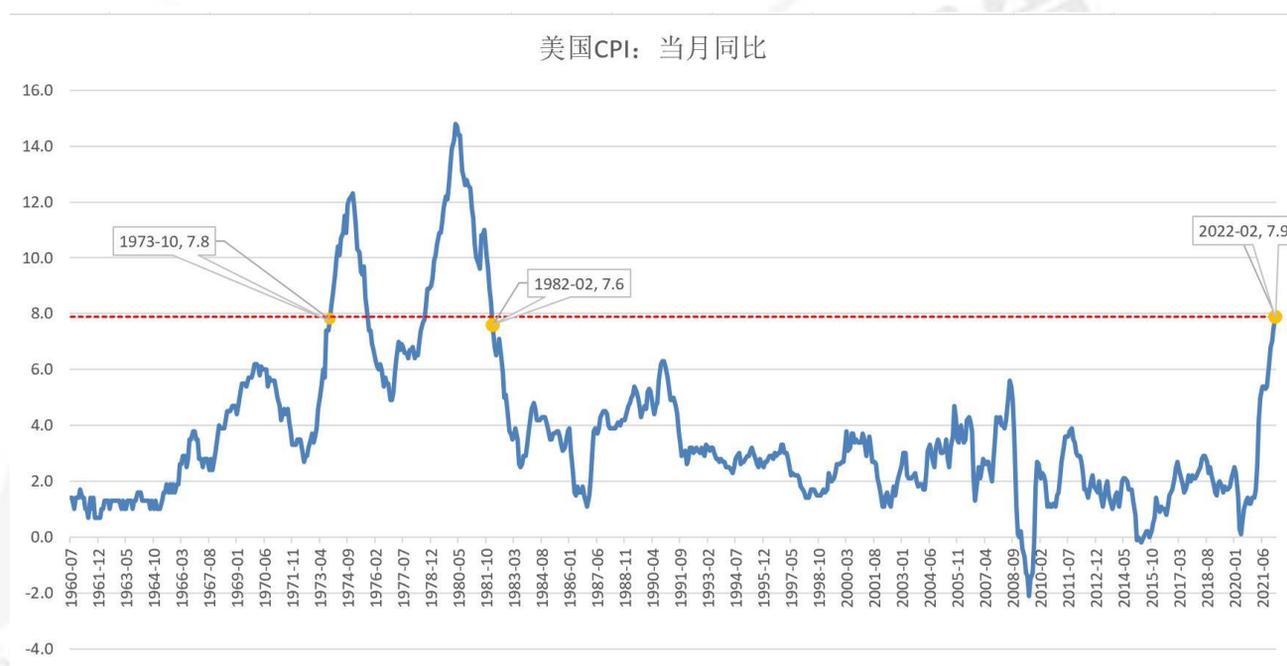
# 美国工资—物价螺旋上升加速，能否打破



2022年2月美国CPI再创40年来新高,达到7.9%。不断攀升的CPI引起人们的担忧,特别是担忧引发工资—物价螺旋上升。

物价-工资螺旋上升是个令人恐惧的事情。但它也是罕见的,上一次出现是在20世纪70年代。我们这一代经济分析师大概只在教科书、学术论文中见过对它的描述,并不曾亲身经历过它。所以,当这一现象正在眼前发生的时候,我们很多人并不一定知道它正在发生,或者说不确定它就在发生。

市场派里持工资—物价螺旋上升未发生论者不少,比如高盛在今年1月声称几乎没有工资—物价螺旋上升的迹象,至2月时才表示高通胀和强劲就业市场的双重打击有可能引发温和的工资—物价螺旋上升,但也是说有可能引发工资—物价螺旋上升而并未说螺旋上升已形成。



官方坚持工资—物价螺旋上升未发生论者更多,比如美联储主席鲍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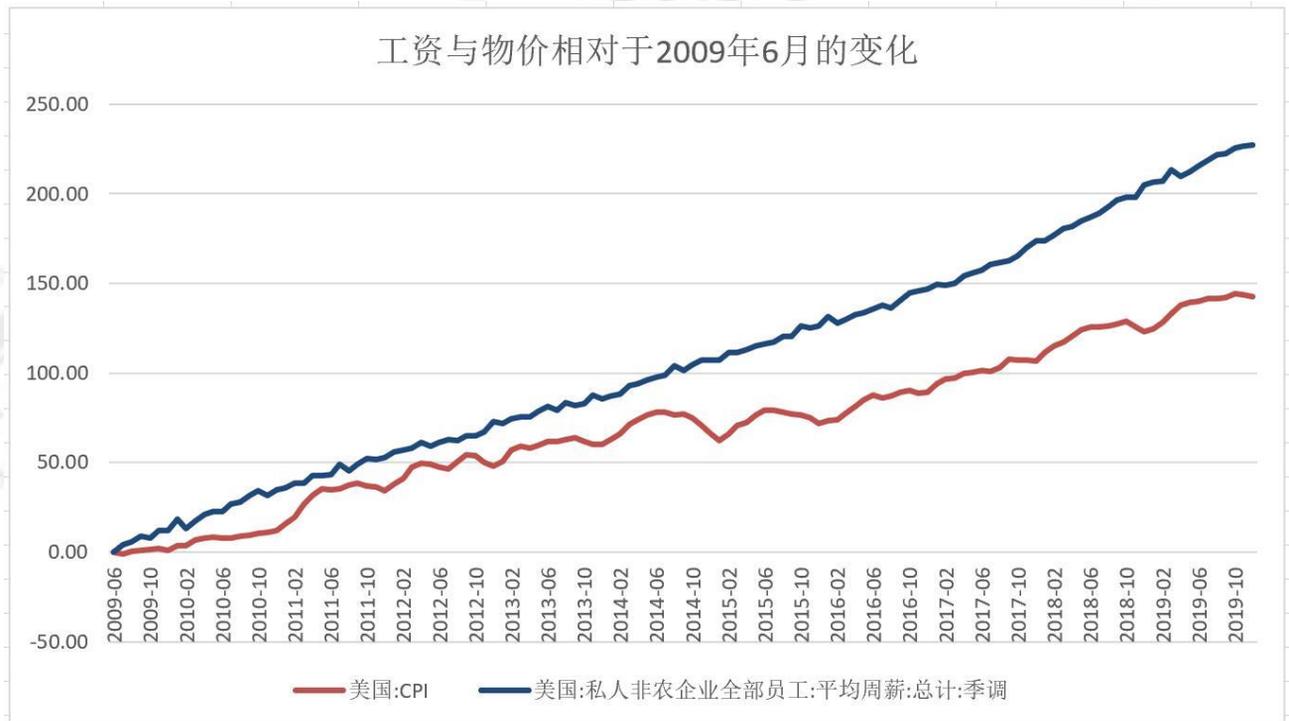
尔在 2021 年 11 月议息会议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没有看到工资和物价螺旋上升的迹象；美联储戴利在今年 1 月 7 日表示还没有数据显示物价-工资螺旋，但值得关注；美联储梅斯特在今年 2 月 10 日则说美国没有处在工资—物价螺旋上升的动态中；美联储博斯蒂克在今年 3 月 2 日说没有看到通胀转变的长期预期，也没有出现经济中工资—物价螺旋上升的证据；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今年 3 月 4 日表示，真的不希望让工资—物价螺旋上升。

那么，美国工资—物价螺旋到底有没有形成？

本文将从工资—物价螺旋的定义与认定标准、形成机理、后果及可能的应对措施几个方面展开论述，并以美国当前的工资与物价形势为例进行分析。

相较于专业的市场研究机构与美联储的结论，很多人认为美国当前显而易见已处在工资—物价螺旋上升通道当中。朴素的认为工资提高引起商品价格上涨，价格上涨又迫使工人要求提高工资，这又会引起商品价格的上涨，工资增速持续走高和物价增速走势同步，就形成了工资和物价螺旋上升。

这种分析听起来有道理，但细一究又感觉不完全对。比较 2009 年 6 月以来至疫情前一段时间工资与物价的变化，可以发现：相较于 2009 年 6 月，美国工资是持续上涨的，而物价也在持续上升。但是我们并不会认为 2009-2019 十年间经历了可怕的工资—物价螺旋上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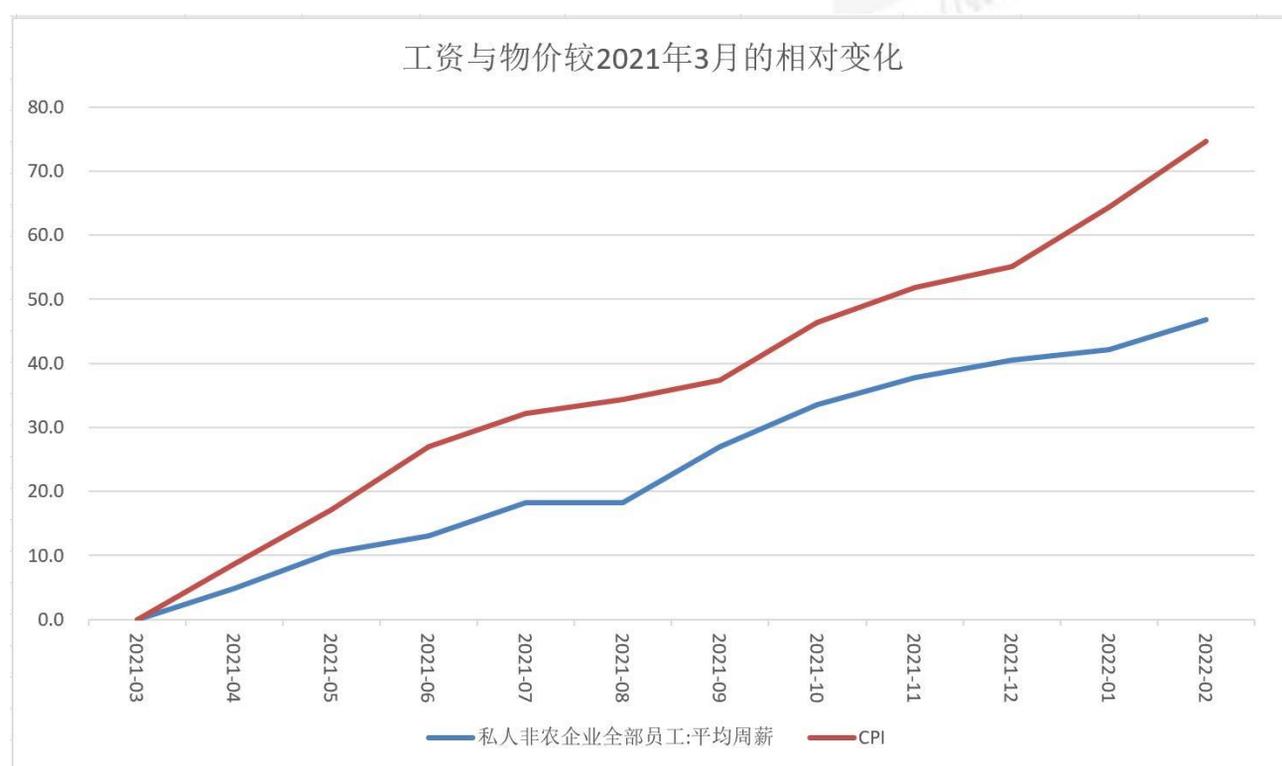


工资—物价螺旋上升是由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发现与揭示的。在1929-1933年大危机前,古典经济学占据主流地位,该理论奉行萨伊定律,即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会自动调节供给和需求的平衡,不会出现社会性失业、通货膨胀等严重非均衡的现象。大危机打破了资本主义经济会自动实现均衡的“神话”。凯恩斯大胆突破古典经济学的藩篱,研究了资本主义经济中的非均衡现象。在他为英国政府筹措军费出谋划策的基础上形成的《如何筹措战费》论著中,凯恩斯充分运用他关于宏观经济的非均衡思想,分析了通货膨胀中工资与物价的相互关系,提出了著名的“工资—物价螺旋上升”原理。

凯恩斯关于工资—物价螺旋上升形成的核心论据之一就是:物价的上涨总是跑在工资增加的前面。他指出:虽然工资和其它成本会追赶物价上升,但是物价会始终不断地提前20%;不论工资提高多少,花费这些工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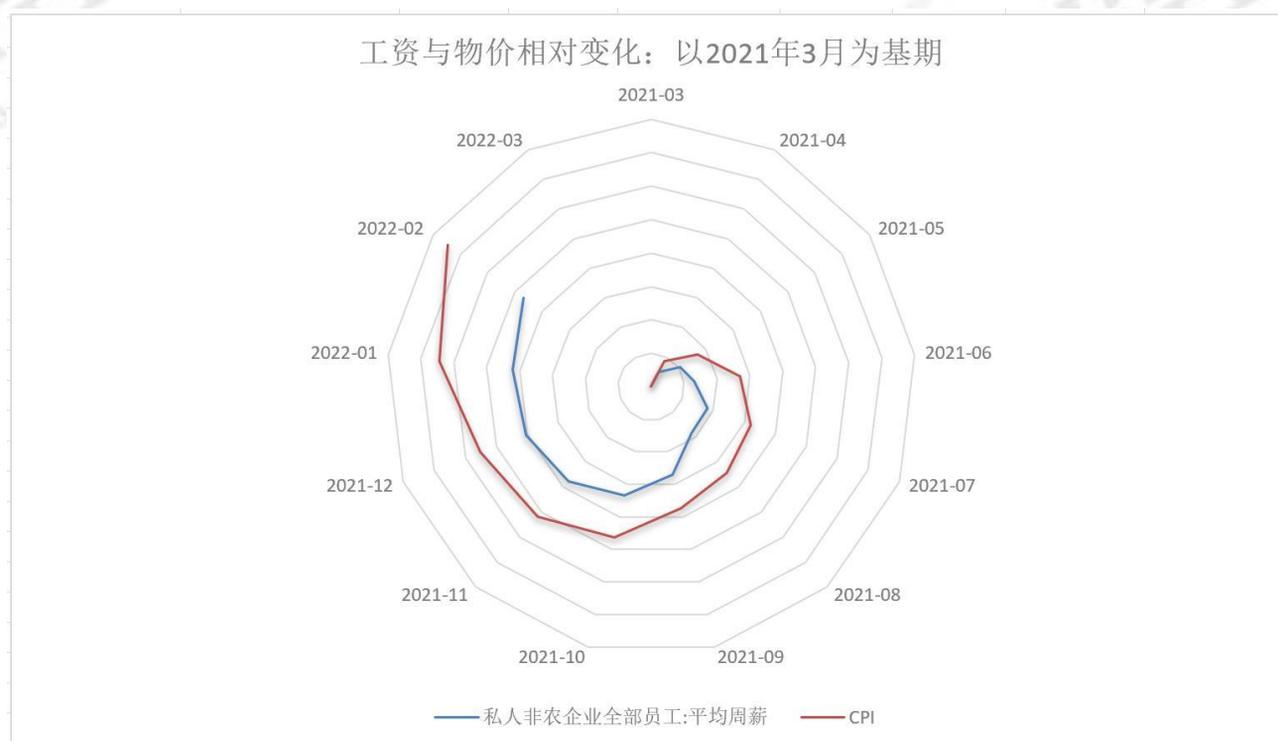
的行动会始终把物价推进许多(参见赫尔穆特·弗里希著的《通货膨胀理论》第 220 页, 商务印书馆 1992 版)。

据此, 我们认为美国在 2021 年 3 月开启大通胀后就已进入工资—物价螺旋上升通道。可以看到, 以 2021 年 3 月作为基期, 物价的上涨水平持续高于工资的增加, 这和疫情前的工资—物价关系完全不一样, 是相反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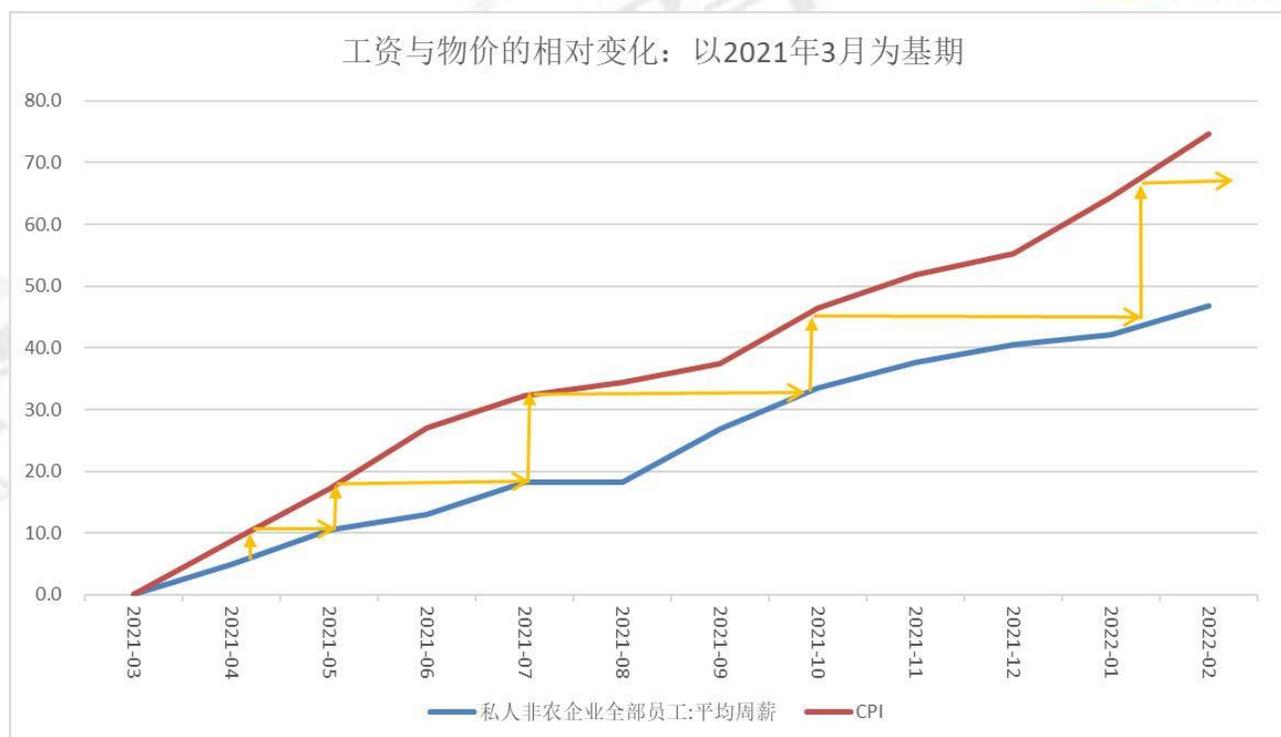


当然, 我们还可以用更直观的图例来展示工资与物价之间变动的“螺旋”变化关系, 如下图。可以看到, 随着时间的推移无论工资和物价都呈现螺旋上升的走势。但是, 这里要特别强调, 不是看到工资和物价有类似的螺旋上升走势就能下结论工资—物价螺旋上升形成了。事实上, 如果把 2009-2019 年间工资与物价展示出来也可以看到螺旋现象。工资—物价螺

旋上升讨论的工资与物价两者之间的关系：物价的上涨总是跑在工资增加的前面，因此，真正的“工资—物价螺旋”在直观图中物价总是跑在工资的外侧！忽略了这一点，就容易得出“工资—物价螺旋上升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这样的错误结论。



正如凯恩斯在界定工资—物价螺旋上升的内涵时所说：工资会追赶物价上升，不论工资提高多少，花费这些工资的行动会始终把物价推进许多。我们观察到在2021年3月份以后美国工资追赶物价的行为非常明显。工资增加越来越赶不上物价上涨的步伐，到2022年2月是，这种差距还在扩大，工资—物价螺旋加速上升。



以上从定义、内涵方面来界定与认定工资—物价螺旋上升现象。基本的结论是：美国从2021年3月开始已形成工资—物价螺旋上升。

奥地利经济学家赫尔穆特·弗里希对凯恩斯提出的工资—物价螺旋上升形成和作用机理进行了精辟的概括与阐释。他指出：“在原有的充分就业假设下，商品市场上的超额需求会造成劳动市场上的需求压力。这种情况连同企业主有利可图的前景，会导致货币工资在一般物价水准以前上涨的范围内充分提高。一旦实际工资恢复到它们原来的水准（笔者注：理解为实际工资下降或向原来水准恢复可能更符合实际），它们就会在商品市场上创造出新的通货膨胀缺口，这新的通货膨胀缺口会导致物价再次上升。如果货币工资在下一轮中相应跟着提高，这种情况就会导致物价进一步上升。结果形成工资—物价螺旋上升的局面。”

